

# 生之回味

謝扶雅耆年文集

謝扶雅著

道聲百合文庫



• 道聲百合文庫 •

# 生 之 回 味

謝扶雅著

編號2108



道聲出版社出版

編號二一〇八號

• 道聲百合文庫 •

# 生之回味

作者：謝扶雅

出版者：道聲出版社

地址：▲香港九龍窩打老道五十號A

電話：⊕八八七〇六一 • ⊖八四四八〇六

▲中華民國臺灣省臺北市

杭州南路二段十五號

電話：三二一〇七二〇 • 三二一九二二七

承印者：合一印刷廠

本社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七二七號

七曆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香港初版

中華民國六八年

▲版權所有▼

TAOSHENG LILY SERIES

LIFE REFLECTIONS by N. Z. Zia

---

Author: N. Z. Zia

Copyright © Taosheng Publishing House, Hong Kong 1979

Published by

**Taosheng Publishing House**

50A, Waterloo Rd., Kowloon, Hong Kong

Tel. 3-887061 3-844806

15, Hang Chow S. Rd., Sec. 2, Taipei, Taiwan, R.O.C.

Tel. 3210720 3219217

Hong Kong Edition: November 1979

---

Cat. No. 2108

## 出版「道聲百合文庫」序言

百合花在百花中是最美的，因為它的芬芳清澈而幽遠，它的顏色純白而瑩潔，但，最難得的還是它的造型像一支喇叭，好似要向這個世界說些甚麼。

我們決定採用百合花作為這套文庫的標誌，理由之一是因為這套書萌芽於復活節，在一年中最美的春天，透過這套文庫，使我們可以嗅到鮮活的青春氣息，更進而接觸到那位能帶給我們生命的創造主。

這套書的內涵很廣泛，從日常生活的身邊瑣事，到涵蓋人生的真理，都無所不包，但多半是文藝性的；我們出版百合文庫的目的，真是想為讀者印幾本好書，為出版界開拓一塊新天地，使這個沉鬱的時代的讀者們，可以找到他們喜歡讀的東西。

殷 穎 於一九七二年五月

本書題給

吾兒景平——一個理論物理學人  
佳媳展寬——一個社區教育學者

謝扶雅識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影攝前桌書時歲五十八者作

作者在抗戰期中東吳大學講稿之墨蹟

東吳哲學底建立

大學

——重新解釋東吳的校訓——善其地正其法古今之人——

(二) 緒言

1. 加一問伴必思此問伴之為何？——善於推原之名言：'An unexamined

生活，<sup>自取</sup>其力，有瓦石肉體，向又世而為之，所以為，豈非惰惰！

2. 東吳非特地理名詞——非特某某學院，非特某某學院，或理學院，或理學院

東吳必有其所以為的 Essence of Sponsorship

3. 東吳精神繫於校訓，善其地正其法古今之人，共同校訓外之獨特校訓，即

三民主義教育理想下之東吳教育理想——善其地正其法古今之人，善其

和善——以時代精神的主張，重新解釋校訓，以善其地正其法古今之人，東吳

is not worth

## 編者的話

我常常覺得「白頭宮女話天寶」是一樁極有趣味的事，任何掌故要親歷其境的人述說才格外顯得親切生動、珍貴而有意義，教會裏面如有一位飽學之士向我們談談他那輩子的社會狀況、人物、信仰，那是多麼有意思、有趣味呢！這就是我們出版謝教授這本書的主因了。

已接近九十高齡的謝扶雅教授是位學貫中西、著作等身的人，一生寫作教學不倦，他的學問、思想、文章、風範，在在可以作為青年們的導師。難得的是他還是一位教會元老、文字聖工的長輩與專家，所以能出版其晚年著作實為本社之幸，本文庫廣大讀者之幸。

他個人的全集已於十五年前由香港南天書業公司出版，凡六鉅冊，都三百餘萬言，稱之為「南華小住山房文集」。出版後學術界亦表歡迎，學校圖書館購置全套者不少，這本書原是他的「南華小住山房文集續編」，也像前面六輯一般，共六百餘面，字數五十萬言以上。

我覺得這本書若光以「續集」出現，購置者必多為舊讀者與學校圖書館，如僅印半本普遍發行，則對廣大讀者更有裨益，是以我向作者建議，取其中「學術宗教論叢」及「傳記雜文」部份印成一書，確之為「一生之回味」，他接受了，我覺得很是感激。本書稿件之編排與校印亦甚感激余友鄧書謙校長。



這兒所搜集的文章共四十八篇，約有半數為傳記，由他敘述自己和一些名人的珍聞軼事，甚有趣味；至於前作部的論說，也是這位長者一生所吸收的中外古今文化的神髓，讀來鏗鏘有聲，絲毫不覺枯燥。

願本書為本文庫增添特殊光彩與滋味，令許多讀者獲益。

道聲出版社編輯部顏階齋謹識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於九龍信義樓

# 生之回味

## 目次

一、新中道論·····	一
二、中道與兩希·····	三五
三、我們進入了新樸學時代·····	四七
四、三個基本中國字·····	五四
五、復吳錦絃辨新中道論·····	六九
六、人（仁）為萬物之衡準·····	七一
七、「平」的哲學·····	八二
八、平教會與縣政建設·····	八七
九、略述平教會的後期活動·····	九三

十、生命·····	九九
十一、我的感恩神學·····	一〇七
十二、再述我的感恩神學·····	一一一
十三、李著「基督教對中國基督教傳統思想的看法」書後·····	一一六
十四、曹牧「天國運動」書感·····	一二一
十五、辨中國語文中的「罪」與「過」兩字·····	一二三
十六、中國特有的「誠」的宗教觀·····	一二九
十七、港台教會在現階段的使命·····	一三二
十八、介紹一位現代殉道士的遺著·····	一三五
十九、基督教文字工作者的任務·····	一三八
二十、從廣義看文字佈道·····	一四二
廿一、教會應着重青年事業·····	一四五
廿二、青年會的深遠影響力·····	一四九
廿三、青年會會是我的大恩人·····	一五五
廿四、紀念謝洪資百年冥壽·····	一五九

廿五、重印富著「完人之範」漢譯本感言	一六九
廿六、追思顧子仁	一七二
廿七、悼文香德牧師	一七六
廿八、束吳哲學的建立	一七九
廿九、徐著「同富論與新時代」評介	一八三
三十、科學與宗教	一八八
卅一、科學與健康	一九四
卅二、我與嶺南大學的關係	二〇四
卅三、周著「現代中國名人傳記」序	二一三
卅四、民元前後留學東瀛回憶	二一六
卅五、我的四書生活	二二三
卅六、懷念張東蓀先生	二三二
卅七、悼周億孚教授	二四一
卅八、羊致平周年祭	二四三
卅九、痛悼張子纓兄	二四八

四十、敬悼文化鬥士唐君毅	二五二
四一、打了一場美好的仗	二五五
四二、悼亡妻尹振雄	二五九
四三、記嶺南人鍾榮光	二七三
四四、追懷簡又文大兄	二八〇
四五、衛挺生傳略	二八九
四六、七七抗戰四十周年痛言	二九二
四七、想起五四新文化運動	二九八
四八、五四運動甲子循環	三〇二

# 新 中 道 論

( Doctrine of Interdependency—A Re-interpretation of Primary Confucianism as appli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world order )

## 第一章 由「中庸」至新中道論

### 一 理雅各譯四書的時代背景

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倫敦會傳教士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第一次向其本國來華，把中國首要經典「四書」英譯完畢，於一八六一年在香港出版。他將四書之一的「中庸」譯作“*The Doctrine of Mean*”。這事距今將達二百一十年。我們這裏應先注意理雅各氏以早期西方新教宣教師的身份，不曾懷優越感，未嘗蔑視那些被稱為沒有宗教文化的國家，卻反能理解並欣賞老大的支那的古典籍，而譯介之於西方世界。尤其是，理氏取譯四書的地點，正在大英帝國所佔領了作殖民地之香港，而中國恰為她的一個戰敗國。

當時中國滿清王朝，已由乾嘉鼎盛時期急激衰落，內遇洪楊叛亂稱王十有三載，囊括了東南十數省，外逢俄國侵擾北徼，蠶食了我千萬里的領土；而英國於鴉片戰爭（一八四二年）之後，更與法國聯軍攻陷廣州（一八五七年），擄走粵督。甲午（一八九四）黃海一役，中國全軍覆滅於蕞爾三島的倭奴，然而清廷不但不知振作，反而日趨腐化退步，迷信左道拳匪的「扶清滅洋」，遂招八國聯軍入京（一九〇〇年），幾肇瓜分之禍！

從現實的功利主義觀點，這樣一個破落戶國家的文化遺產，故紙殘編，究竟還具有甚麼實際價值。他得那如日方中，工業發達，砲艦堅利的西方列強之一顧？然而獨具隻眼的理雅各博士竟不惜埋頭絞腦，積年累月，去翻譯四書五經；這比之當日一般宣教士之競酒熱汗，奔走播道於無知民衆，促其歸正聖教者，雖不容許評其爲誰優誰劣，至少也可以說只仁見智，各走極端不同的道路了。

誠然，在理雅各以前約二百多年，歐洲大陸曾有不少耶穌會士來華，零零碎碎地，翻譯了中國古老經籍爲拉丁文，輸至歐陸，大大影響了歐洲啓蒙運動。但那時的中國文明，經馬可孛羅（一二五四—一三二四）盛爲煊染宣傳之後，在歐洲人的心目中，真是上國衣冠，黃金世界。的確，中國學術文化在十八世紀以前，一直比之西方爲先進。西方要到各國民族革命和機械發達之後，才跨過了這個呈現痼疾而停滯不前的老大帝國。儘管如此，理雅各還是能從這一落後國家裏的舊物遺經，發掘到有堪以獻於西方的宗教科學術之處。因爲理氏已預瞻機先地看出西方近代征服自然與抗天的「人治」（*Human regnum*）思想，有走向極端的趨勢，而中國傳統的「中和」哲學與「天人合一」觀，頗足以補救可稱爲霸道的現代文明。

## 二、「中庸」相稱於新約聖經中的約翰寫作

理雅各是蘇格蘭人。蘇格蘭人大體上比那善營商的英倫本島人士爲富有學術興趣。理氏以教士的資格，受倫敦傳道會派遣赴遠東的馬六甲，充任英華神學院（後改名爲英華書院）校長，專事薰陶（當然從基督教教育的立場）中國「士」階層的青年子弟。熟習聖經神學的理雅各博士，發見到中國其時官學中的欽定教科書——四書五經，大足以與基督教的新舊約全書相稱。這不過是說，四書五經在中國民族及文化體系中的地位，十分相稱（Corresponding）於新舊約全書在西方精神文明中所占的地位。自然彼此本質迥不相同。既然五經可比擬舊約，則四書便相當於新約了。而四書的結構：論語記述孔子的教訓與行誼，大似新約的共同福音書。辯論橫溢的孟子七篇，足與保羅諸書相倫匹。大學可以爲彼得前後書，則所餘的「中庸」，自不妨作約翰寫作（Johann writings）來讀。

「中庸」與約翰寫作相提並論，亦不算太牽強附會。兩者的性質與體裁不妨爲之一比。約翰福音劈頭便說：「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即是二帝」；這與共同福音的體裁殊不相似，爲了共同福音大都敘述耶穌的生平與教訓。中庸固亦記載了孔子的一些教言，但它首先宣告：「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而把孔子語意中毋過毋不及的中道，發展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約翰啓示「新天新地」，中庸在其末尾宣稱「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又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顯而易見地，中庸的宗教觀是入世的，而非末世學的，是人文的，而非上帝超越絕對的。但中庸具有洪深的形上學基礎，與神秘的



天人交通，而不流於世俗與凡俗。也許這一點爲理雅各所發覺到中國人這種宗教見解，既不像天主教之教皇至上，或復原教之聖經萬能，而又不像西方近代人本主義之偏激。這樣，中庸一書與約翰寫作，可以說各有千秋。

那麼，中庸也有神學嗎？聖約翰和聖保羅等的作品，自然都具有神學思想，尤其是，作爲一個猶太基督徒的聖約翰，突出地利用了希臘哲學來解釋他的基督學（Christology）。「太初有洛哥斯（Logos），洛哥斯與上帝同在，洛哥斯就是上帝」。這個「洛哥斯」一詞，是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圖（Heraclitus，約元前五世紀）所用以指示宇宙變化的原理。一位有名的猶太教哲學家斐羅（Philo，？. B. C. — C. 50 A. D.），引用洛哥斯來作神人之間的中保。聖約翰則逕直認洛哥斯爲耶穌基督。當時希臘文化染遍了地中海一帶和小亞細亞。猶太國也已通行希臘文。聖約翰不但用了希臘文字寫出革新猶太教的基督教思想，兼且採取了希臘哲學中一個術語去指稱基督耶穌。世界上文化交流與融合，是很有興味的事。「中庸」顯然是一件複合的作品，且至少由兩作者各別寫成。一是孔子的孫子思，其遺著曾被題爲「子思子」，另一是約爲秦漢之際的儒者——他撰爲「中庸說」。我們現行本的「中庸」，是由西漢初某一位經學家戴德，取了上述的兩種寫作揉合而成，編入之於「小戴禮記」。南宋朱熹特別從禮記中抽出而爲之章句；這個章句本的第二章至第二十章，蓋出子思門人之手，乃是一種道德哲學。但自第一章及第十一章以下，則演進爲形上倫理學或宗教哲學。史稱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所以我們可以推知「中庸」的思想發展歷程有三。第一階段是春秋戰國之交，子思所述乃祖孔子的中庸之道，卽宋儒程子所解釋的「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第二階段是戰國中期略帶神秘色